

# 一、遠來的外甥

那是七月的一個下午，義雄竟也趕上了熱鬧，要到飛機場去迎接故鄉來的親人。他是那樣地興奮，還不斷地屈指計算，他和他到底有多少年沒有見面了？

「十，十一，十二……，唉喲，已有十四年了！」

義雄終於算出了這個數目字，然後感慨地歎了一口氣，彷彿他剛剛解答了一個艱深玄奧的數學謎題。那感慨聲裡更還透著興奮、疲勞、傷感和其他許許多說不出名稱的情緒……

「該走了，你要不要一起來？」義雄看了看腕錶站起身來。

「不，我想我最好留在家裡準備晚餐，而且你們倆這樣久沒有見面，不希望有外人在一起，不是嗎？」玉霞回答。

「誰是外人？」

「我。」

「你？我又不是去接舊情人，有你怎麼會礙事？」

「只是開玩笑！真的，我還有許多事要做。孩子的房間要騰出來給他，還要舖床單，天氣這樣熱，不知道他需不需要一條薄毯子？」

說到最後，她只是在自言自語，因為她還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拿出一條薄毯子來。

「還是放一條吧！天氣說變就變，而且一放冷氣，樓下的房間是很涼的。」

沒有想到走到了門口的人，居然還回過頭來替她解決了問題。

「好吧！」

玉霞對著他的背影應了一聲，並沒有佩服他這樣迅速地解決問題的能力。他的果斷是由於「拿毯子」、「收毯子」、「洗毯子」這些雜事都不是他的工作，心裡自然沒有那種「能免就免」的打算。相反地，她所想的是「如果客人住的時間不長，而且天氣一直很熱的話，那就……」

這個可能性，使她覺得一條毯子並不是絕對必需的。

好在他正趕著要出門，時間不容許他追問建立在「可能」兩個字上的邏輯，否則他準會往後面丟一句：

「你們女人……」之類的話。

七月天，日子很長；六點鐘，窗外還是像白晝一樣。那亮麗的陽光，使人覺得太陽大概是忘記下山了，說不定會像阿拉斯加的夏季一樣，來個日頭當空的夜晚。

聞著烤箱裡飄出來的烤鴨香味，她卻幻想著自己站在一望無垠的冰雪上，期待在太